

布雷德坎普“图像行为”视域下的《云冈大画幅》

周世菊

自沙畹于20世纪初开启田野考察以来，云冈石窟的影像史长期为一种“客观记录”的实证主义话语所主导。从水野清一、长广敏雄一丝不苟的考古摄影，到当下方兴未艾的数字化采集，图像的角色常被预设为石窟实体的“透明附庸”或“数据备份”。

然而，由赵富义、宫品仁创作的《云冈大画幅》却标识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影像路径。德国艺术史学者霍斯特·布雷德坎普在其理论著作中提出的核心观点——“图像并非静默的客体，而是拥有内在生命冲动、能够主动与观者构建互动关系的行动者”，为重新审视这本摄影集提供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。故此，可以这样认为，《云冈大画幅》并非对石窟的二次“转印”，其创作过程与最终呈现，本身即构成了一场深刻的“图像行为”实践。它借助大画幅黑白影像独特的物质性与形式感，使得沉寂千年的石刻在当代语境中获得了再次“行动”的可能。

以影调重塑风骨的图解式行为

布雷德坎普的“图解式图像行为”旨在阐释图像如何凭借自身的形式逻辑(如线条、构图、光影)自我生成一种“生肌体”。在《云冈大画幅》中，创作者对黑白摄影这一“减法”媒介的执着，毋宁说是一次主动的视觉提纯与精神重塑。

黑白影像将斑斓的现实世界，抽象为明暗、浓淡交织的影调矩阵。诚如钟建明在《中国摄影》的评论中所言，此种处理方式，恰恰是为了凸显造像本身的雕塑感与体量感。从图像行为的视角剖析，这种“去色化”并非信息的损耗，而是一种策略性的“强化”。通过剥离后现代数字与自然侵蚀所造成的视觉噪音，摄影师得以将观者的感知，强力引导至石刻内在的结构张力与精神性之上。

以第17窟东壁坐佛的影像为例，仰

视的取景、精确控制的侧逆光，在黑灰的丰富阶调中，为坚硬的石料赋予了近乎肌肉的韧性与皮肤的质感。光影的细腻过渡不仅勾勒轮廓，更雕凿出一种由内向外、向上生长的视觉势能。在此，图像摆脱了静态凝固的宿命，在其视觉形式的自足性中，展现出一种生命的律动。这正是图解式图像行为的核心：令图像在被观看的交互中，自行生成一种蕴含生命感的视觉形态。

在场重构与对话开启的替代性行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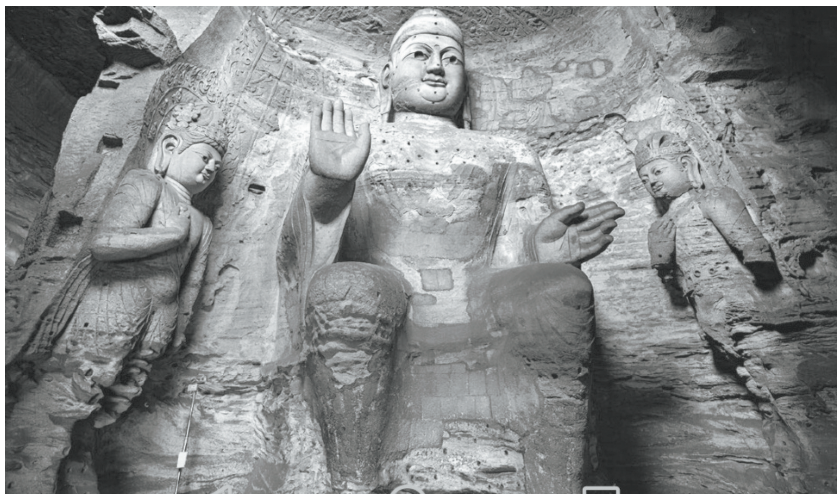
“替代性图像行为”的核心，在于探讨图像与其再现之物间复杂的主体互换关系。就《云冈大画幅》而言，这一替代过程暗含双重跨越：其一，是北魏工匠将无形的精神信仰凝固为有形的石刻；其二，则是当代摄影师将厚重的物理石刻，转换为轻盈的银盐图像。

1. 媒介转译与灵晕的悖论性重构

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时代“灵韵”消逝的著名论断，在此似乎遭遇了悖论性的重构。《云冈大画幅》的创作者并未追求全景式的“打亮”，而是通过特制冷光源的精微布控，让造像于明暗掩映中，呈现出一种可供对话的“此在感”。在第3窟后室主尊的拍摄中，光线被审慎地聚焦于佛像的面部与手印，其余部分则退隐于深邃的黑暗。这种“选择性再现”打破了石窟作为空间整体的僵化印象，使造像从环境中“出离”。

2. 从“遗存物”到“对话者”

当这张经过精心转译的图像替代石窟实物、进入观者视野时，大画幅底片所特有的惊人细节(如石质肌理、风化痕迹)与银盐颗粒的物理质感发生了奇妙的同构。这种替代并非追求简单的“逼真”，而是通过媒介自身的物质属性，让造像仿佛从历史的尘埃中“溢出”，成为一个能够与观者进行目光与情感交流的“对话主体”。这种经由媒介而实现的“再在场”，赋予了图像一种不容忽视的行动力，在观者的感知



深处，催生一种庄严、静谧的替代性体验。

内在性行为：媒介本体的宣言

“内在图像行为”的逻辑起点是图像的意义与力量，最终源于其自身的物质实在与形式建构。《云冈大画幅》的命名本身，即是一份关于媒介本体的宣言。

大画幅相机那种审慎、缓慢的操作流程，包括对移轴功能的精确运用和对沙姆定律的严格遵循，共同编织了一种充满“仪式感”的创作行为。在长达十余年的拍摄里，这种对技术与形式的极致追求，最终沉淀为图像内部一种静穆而深沉的时间质感。相较于数字摄影的即时性，大画幅影像中凝聚了时间的“厚度”。

艺术理论家藏策关于图像“不透明性”的论述，在此得到了最佳的印证。《云冈大画幅》中的每一幅作品，都拒绝成为通往石窟的“透明媒介窗口”，而是坚持以一个独立、自洽的“视觉实体”的身份存在。银盐颗粒的微观肌理与云冈石材的宏观质地在此交融共振，形成独特的“物质和鸣”。这意味着，即便脱离云冈石窟的地理与历史语境，这些影

像依然能凭借其自身形式的严谨、影调的丰富与物质的厚重，释放出强大的审美能量。这种不依赖外部文本、依靠内在结构与物质性言说自身的能力，正是内在图像行为所强调的核心。

《云冈大画幅》的实践贡献，在于它有力地展示了从“记录遗产”向“活化遗产”范式转型的可能性。在数字图像日益泛滥、视觉体验趋于同质与扁平的当下，这种向摄影的物质性本体与手工性精神的回归，无疑具有深刻的文化反思价值。

从布雷德坎普的理论视域观之，《云冈大画幅》的成功之处，在于它通过一系列自觉的图像行为，促使云冈石窟从一个被动的、等待观看的“展品”，转化为一个主动的、能够对当代观者产生深刻影响的“行动者”。这一实践雄辩地说明：文化遗产的生命力，不仅依赖于物理实体的存续与修复，更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当代的视觉文化语境中，寻找到一种能够实现其精神核心有效转译的图像策略。《云冈大画幅》的探索，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具深度的影像范本。

(作者为山西大同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院长)

春湖水暖鸟踟蹰

刘富宏

惊蛰刚过，位于云州区的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北迁的候鸟群。率先抵达的是上千只灰鹤，接着是东方白鹤、天鹅、苍鹭、白鸕等纷纷至来，与越冬的黑鹳、绿头鸭等共同组成了首批“生态使者”，报告春天的到来。

这里简直成了鸟的乐园！

桑干河北岸“忘忧谷”水上乐园的主人柴润告诉我：“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，此处已成为多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的迁徙驿站。近年来，东方白鹤的种群数量显著增长，黑鹳已成为湿地的留鸟，白尾海雕则在此建立起稳定栖息地。今年，除了已经抵达的灰鹤、鹤类外，雁鸭类正在分批抵达。在湿地的核心区，黑鹳已建立了固定的觅食区，它们在附近的山崖上筑巢安家，定时到河边觅食；苍鹭在绵延成片的苇丛中集群筑巢；东方白鹳也开始前来落户，在悄悄地孵化幼鸟；白尾海雕作为顶级捕食者，活动覆盖了整个湿地。”

我们走向河边。曾经荒芜的河滩经过多年的生态改造，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稳定期，两岸林草覆盖，往昔的荒

滩化为芦苇密布的鸟类栖息地。远望河面，水光潋滟，蒹葭苍苍。天是蓝的，云是白的，风是柔的，水是亮的，地是蓬勃的，远山是明朗的，宛如一幅淡墨泼洒的山水画。鸟鸣清脆，鸟舞翩跹，白尾海雕在高空盘旋，雁鸭群在河面游弋，各种鹭鸟在浅滩踱步，上千只天鹅在河中嬉戏……桑干河畔，满眼望去都是鸟。河水清亮，群鸟翔集，铺天盖地，蔚为壮观。而这里对鸟类的吸引力，源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。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，大同县(云州区)大打荒山平原植树绿化攻坚战，如今森林和草地面积达111.7万亩，林草覆盖率54.4%。从区域最西头的吉家庄乡到东边的册田湖(册田水库)，桑干河横贯全境，绵延近50公里，沿山、沿河、沿绿色似海，春夏秋冬，景观丰富，千姿百态。下游的万顷水面，仿若一面镜子，映照两岸如画风光。桑干河宽阔如彩色长廊，满载四季不同的生态画卷，被誉为“大同九寨沟”，而鸟自然是其中最为灵动的存在了。

柴润是一位鸟类爱好者。他从拍摄鸟到爱上鸟到保护鸟、救助鸟，不过

才是三五年时间，但已成为“鸟专家”。和他在一起，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说鸟，给人们如数家珍地讲鸟的故事。在年近花甲之时，他先是爱上了摄影，开始拍山、拍水、拍树、拍大地景观，后来又爱上了拍鸟，之后由拍鸟而到护鸟、救鸟，了解鸟，研究鸟，他一年四季、三天两头地巡游在桑干河两岸，为鸟而奔波、为鸟而兴奋。近三年来，他拍摄的关于候鸟在桑干河流域迁徙、活动、生存和关于大同火山、云州绿海、桑干河美景的照片及视频，30多次走上中央电视台的多个频道和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封面等。三年里，他建立的临时候鸟救助站，救助伤病以及幼小的白骨顶鸟、长耳鸮、纵纹腹小鸮、赤麻鸭、红嘴山鸮等鸟类和狐狸等动物上百只，让它们在大自然中重获自由。

春天的桑干河湿地乍暖还寒，但春风已过了雁门关。最早到来的候鸟，开始在薄冰上翩翩起舞，过了不多长时间便在水中追逐嬉戏。在河边，柴润指着一群全身黑白相间的鸟说：“你们看，那是一群熊猫鸭，学名叫白秋沙鸭。它们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，被称

为大自然的‘生态检验师’，如今来这里落户好几年了，足见我们桑干河的水质现在是多么好！”远远看去，熊猫鸭们在水中游弋，眼部黑斑像戴了一副墨镜，酷似熊猫眼。

柴润又指着不远处另一群鸟说：“那是鸕鹚，它们是一种大型鸟类，翅膀展开有三米长。最具有特色的是张大嘴吃四方，喙的长度可占到身体的三分之一，下边还有一个硕大的喉囊，被称为‘鸟中恶霸’。我一直关注着它们，今年春分那天先来的是5只，今天我数了数，已经35只了，估计还会继续来。”“最有趣的鸟是凤头麦鸡，头酷似凤凰，头顶冠羽又像两只鹿角，肚腹羽毛全部白色，翅羽五彩斑斓，整个鸟看上去非常漂亮。我仔细地观察过，它们觅食时是用一条腿抖动着敲击地面，噔噔、噔噔，连续几下，好像是以此找到虫子，然后飞速地叼进嘴里，整个动作就像是在拍发电报。”柴润把这全过程拍下来，制作成了视频，又配上“噔噔、噔噔”的音响，真是生动形象，有趣极了。

春天的桑干河湿地，艳阳高照，春风吹拂，天蓝水蓝，青山如黛，白云漂荡，草吐绿，树争翠，大地焕发着生机勃勃的诗篇。“关雎鸣，在河之洲”，鸟来鸟往，两岸“鸟唱”不住。有道是：春河水暖鸭先知，万鸟踟蹰呈盛景。

谷雨之韵

董晓娟

一年中最接人间烟火也最有诗情画意的雨，大概便是谷雨了。

当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辰位，清明的余韵尚未散尽，谷雨便踏着温润的风，悄然赴约。当柳丝萌发翠绿，当布谷鸟的啼声划破天际，当田埂上的泥土浸满湿润的芬芳，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——谷雨，便踏着轻盈的步履，悄然降临人间。

谷雨像一位温柔的信使，一边挥手作别迎春的芳华，一边轻声呼唤盛夏的登场。它不像立春那般带着破冰的惊喜，不像惊蛰那般伴着雷霆的震撼，也不像清明那般载着淡淡的清愁，它以温润的雨水为笔，以蓬勃的生机为墨，在大地上铺就一幅“雨生百谷”的鲜活画卷。天地间，褪去了初春的羞怯与仲春的张扬，只剩一片蓬勃的生机，在雨雾中蔓延，在风露中生长。

“谷雨而雨生”，《群芳谱》中五个字，便将这份妙处道破——雨落百谷生。没有夏雨的暴烈奔涌，没有秋雨的萧瑟凄凉，更没有冬雨的凛冽刺骨，谷雨的雨是最有耐心的馈赠，沙沙的，绵绵的，仿佛春蚕啃食桑叶，又似少女低眉絮语。透而不急，润而不滞，恰好浸透沃土，唤醒嫩苗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里说：“谷雨，三月中，自雨水后，土膏脉动，今又雨其谷于水也……盖谷以此时播种，自上而下也。”这话虽古老，却道尽了谷雨的真谛。古人将谷雨分为三候。一候萍始生，池塘水面一夜之间铺满小小的浮萍，像给水面盖上一层薄薄的绿毯。二候鸣鸠拂其羽，布谷鸟如期而至，“布谷——布谷”的叫声清脆而急促，成

为谷雨时节最动听的号角。三候戴胜降于桑，戴胜鸟披着漂亮的羽衣，落在嫩绿的桑枝间，叽叽喳喳地鸣叫。

谷雨的名字，藏着古人的智慧，也藏着一段动人的传说。相传黄帝时期，出了一位奇人——仓颉。他观鸟兽之迹，察草木之形，创造出了文字。当时天下正遭受灾荒，仓颉造字感动了上天，就降下了一场特殊的“雨”，落下数不清的粟米，为感念上苍恩赐，也为纪念仓颉，人们便将这一天定为个节日，叫作“谷雨节”。

也正因“仓颉造字，天雨粟”的古老传说，谷雨被定为联合国中文日。它一头连着华夏数千年农耕文明的质朴智慧，一头通向汉字文化的世界舞台，让东方时序之美与文字之韵，被全球看见。

谷雨时节，正是农耕繁忙时。“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”，这朴素的民间智慧，道出了谷雨在农耕文明中的分量。此时，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北方平原，农人们都忙碌起来。

在江南，清晨推开木窗，雾气裹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，远山如黛，近水含烟，青瓦白墙被雨丝洗得发亮。田埂上，农人们戴着斗笠，披着蓑衣，赤脚踩在湿软的泥土里，一步一个深脚印。北方的谷雨，虽不似江南那般烟雨朦胧，却也有着别样的生机。田地里，耕者扶犁翻春田；山坡上，棉农弯腰在垄间。所有的种

子，都要赶在谷雨这场透雨之前下播。

谷雨时节，最动人的，莫过于那一片嫣然盛放的牡丹。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，谷雨前后，正是牡丹花开得最热闹的时候，因此牡丹也被唤作“谷雨花”。它不像桃花那样娇柔，不像梨花那样素净，牡丹的美，是雍容华贵的，是大气磅礴的。

谷雨，也是一个最宜喝茶的时节。古人云“清明见芽，谷雨见茶”，清明时冒头的嫩芽，到了谷雨便长成了肥硕的鲜叶。明代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写道：“清明太早，立夏太迟，谷雨前后，其时适中。”谷雨茶，又称“二春茶”，据说可以清火明目。茶人们赶在太阳升高前采摘那最鲜嫩的一芽一叶，嫩芽上还带着清晨的露水。沸水冲入，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，茶汤清澈透亮，入口微苦回甘，满口都是春天的味道。清人郑板桥曾写道：“正好清明连谷雨，一杯香茗坐其间”，大抵便是这般心境。

历代文人墨客对谷雨多有吟咏。唐代元稹在《咏廿四气诗·谷雨春光晓》中写道：“谷雨春光晓，山川黛色青。叶间鸣戴胜，泽水长浮萍。暖屋生蚕蚁，喧风引麦莖。”一派生机勃勃，又透出暮春将尽的淡淡清愁。

宋人朱熹笔下的谷雨则多了几分朦胧与淡然：“明朝知谷雨，无策禁花风……越离牢闭口，吾道寄天公。”在谷雨的烟雨里，藏着一份顺应时序、从容处

世的人生况味。

元代仇远则以一阙《浣溪沙》写尽春雨晴日里的暮春芳华：“正当谷雨弄晴时……一年弹指又春归。”在明媚景色中漾起一缕温柔而怅然的暮春情思。

谷雨的意趣，不在于追逐繁华，而在于沉淀收成。“春山谷雨前，并手摘芳烟”，新茶初成，指尖捻起的不仅是一片鲜叶，更是天地间踏实的生机。

谷雨来了，春天就要走了。站在谷雨的门槛上回望，立春的冰凌已化，雨水的草木已萌，惊蛰的虫儿已醒，春分的昼夜已平，清明的天地已明。谷雨，是春天最后的深情回眸。它用温润的雨、蓬勃的绿、忙碌的田野，为春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再过十五天就是立夏，蝉声将起，荷香将溢，而那些被春雨浸润过的种子，终将在夏日的阳光里长成一片金色的海洋。

丰子恺说：“一年好景，莫过于此时。自然对人的恩宠，也以此时为最深厚了。”花开花落匆匆，又是一年暮春季。莫叹春光短，前路皆可盼。三毛说：“岁月极美，在于它必然的流逝。春花、秋月、夏日、冬雪。”四季各有其美，只要满怀热爱去去迎，总有美好可相逢。

谷雨收春意，人间正从容。春雨的雨——那润物无声的温柔，那蓬勃向上的力量，那顺应天时的智慧，那生生不息的希望。雨生百谷，谷养万民，几千年的节律还将继续轮回下去，滋养着这片土地，滋养着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。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，顺应天时，心怀感恩，不负时光，不负自己，在平凡的生活里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与希望。

我惦念着那一树繁花

许玮

4月，当春花陆续绽放时，我回到了故乡甘河村。我是来看一树杏花的。

我在甘河村出生，在甘河村长大，虽然后来住到了城里，但这些年也经常回去，却一直不知村北靠近黄土堡墙的一户人家的院门外，竟长着一棵高大的杏树。或许是它长的地方有点偏吧。

这棵杏树第一次闯入我眼中，是在某年的5月。春花差不多都已凋谢，绿叶开始了生长，当我和友人回到村里，路过那户人家的院门时，无意中撞见一大片绿，禁不住感叹，走近了看，原来是棵杏树。这树约莫七八米高，枝杈伸展，树冠硕大，主人在树下砌了两截矮墙，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啊！友人感慨地说：“没想到你们村有这么高大的杏树，其他地方很少见哪。”

我反复回想，少年时经常来这附近玩耍，怎么没留意过这棵杏树呢？而那时，它一定已经长在这里了。看着它苍老的树干，我估摸，它有几十年的树龄了吧。巧的是，我们遇见了树的主人，便向他打问。主人说：“我爷爷活着的时候栽下的这棵杏树，咋不期个六七十年！”我不禁错过了它的花期而感到遗憾，毕竟已是5月，没能看到满树繁花。我和友人给杏树拍了照，又在树下留了影。我憧憬着，这么大一棵杏树，开花时不知有多美啊！于是，我和友人约定，来年再回甘河村，一定看看这棵杏树开花时的繁盛。

眨眼便是来年。4月，我想起了故乡的那棵大杏树，一再提醒自己，千万别忘了花期。然而，或许是天气暖和杏花早开了的缘故，或许是我想起那棵杏树的时候，它已经过了盛花期，当我和友人回到村里时，看到的是满树残花，而地上落英缤纷。我失望极了，被我硬拽着来看杏花的友人，也满是失望。杏树的枝杈在春风里簌簌摆动，花瓣纷飞满天，像是在笑我——看你，来迟了哇，误了最好的花期。

我能说些什么呢，只和友人置身树下，徒劳地想象着杏树开花的美，心里有些怪怨这树，怪它怎么不等等等我们，就抖落了一树繁花！我们拍了些照，半是留恋，半是遗憾，暗自咕嘟，想要看花，还得等一年啊！

当我们准备离去的时候，一个小伙子走了过来，笑盈盈的，主动跟我们搭话：“来看杏花啊？”我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来晚了，没赶上盛花期。”友人见小伙子挺热情，便指着我说：“他就是这个村的。”小伙子看向我们，说：“本村人啊。”我点点头，问道：“这么大的杏树，咱村里好像就这一棵吧？”他说是。我又问：“啥时候是盛花期？”他说：“就前两天。”

看着我惋惜的表情，小伙子说：“杏花年年开，今年误了，明年再来。你是本村人，不是更方便嘛。”我说：“我早不在村里住了，搬走都快三十年了。”他“哦”了一声，掏出手机，给我们看杏树盛花时的照片。真是开得云蒸霞蔚啊，不用看也能想得出来，只可惜我们迟了。

小伙子说：“我把照片发给你，要不咱们加个微信，明年杏树开花的时候我告诉你，怎样？”我喜出望外，说：“那太好了，真是谢谢你！”说着，互相添加了微信。看着他发给我的照片，我们就好像许下了一个关于花讯的美丽约定。

临别时，他对我们说：“看见那边的牛了吗，那是我们家的。”说着，指了指离杏树不远的一大片空地，说：“我爸打算在这儿扩建牛场。”友人说：“养奶

牛，那可够忙乎的。”他说：“确实忙，不过我们家养牛都二十多年了。”我看着这个为人诚朴的小伙子，心想，只要勤快，摸着养奶牛的门道，牛场肯定能办好。来年来看杏花的时候，说不定呀，小伙子家的牛场也扩建好了。

又一个春天，寄寓着人们的念想，款款而至。

我早就惦念着村里的那一树杏花了，一进4月，便给小伙子发信息。他记着这事儿呢，没忘，回复我说：“杏花一开，我就告诉你，放心哇。”清明前，城里大街小巷的桃花、杏花、榆叶梅……次第绽开，红的、白的、粉的，上天将打翻了的调色盘抛向人间，点染出姹紫嫣红，让人们在每一年的春天都能欣赏到生命的五彩斑斓。公园里高大的杏树，有的已经开了，有的则羞带怯，等着春风给它们壮胆，催其绽放。

看到城里的杏花不知不觉挑开了春光的明媚，我赶紧又给小伙子发信息，问他村里的杏树开花了没。他回复我说：“没呢，再等等，开了我告诉你。”我有些迫不及待了，怕再误了花期，心里直犯嘀咕，城里的桃花早就开了，村里的咋还磨磨蹭蹭呢？转念一想，城里的温度比村里略高，桃花杏花自然开得早些。

又是几天过去了，还不见小伙子发信息，也不好意思再催问，但我估摸着，按时令和气温，那杏树应该开花了，若再去迟了，怕见到的又是遍地残花，于是不再等待小伙子的信息，决定和友人回村。然而，就在我们约好的当天夜里，天气预报报告了大风寒潮将至，果不其然，半夜时分，狂风大作，驱散了连日来的温煦和宁静。紧接着，沙尘铺天盖地席卷了塞北，天地一片浑黄，刚刚冒出芽儿的柳枝，被大风无情地撕扯着，而那些开得正盛的春花，也纷纷离了枝条，无奈地地下了一场疾风里的花瓣雨。

真是天不作美！我叹息着想，怕是又看不到杏花了。

正当我懊恼之时，小伙子发来信息说：“杏树刚刚开花，本打算到盛花期再告诉你，谁知突然起了大风……”我略带失望地回复他：“是呀，没想到会遇上这样的天气。”他安慰我：“不要紧，花苞才刚刚舒开，应该不会随风落落的，等风过去了你们就来。”又说：“我家的牛场扩建了，到时候你来看看杏花，顺便进牛场转转。”我说：“这么快啊？”他说：“是的，已经有17头奶牛，够我爸妈忙的了。”我问他牛奶卖到哪里，他说到六矿新区卖，销路挺好，又说：“有了这牛场，我们家的日子一定会更好。”

我替他高兴，多少冲淡了坏天气带来的不快。世上有很多事是人无法掌控的，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就像我连续两年都没能看到那一树繁花，但有很多事又是可以掌控的，也是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比如小伙子家建牛场、养奶牛，只要付出辛劳，找准门路，总能发家致富。小伙子家的牛奶销路不错，他更好是说了吗，有了这牛场，日子一定会更好。

这么一想，我释然了。

那棵大杏树就长在甘河村，年年都会开花，今年没看上，明年再回去看，总能赶上它最美的花期，而生活的“花期”要是错过了，可能就不会再来了。我没能看到那一树繁花，但小伙子一家把握住了时机，扩建牛场养奶牛，正所谓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，就当欣赏了那一树繁花吧。



杏花春雨(国画)

徐淑荣作

如梦令·问春

姜克昭

(一)

试问春回何处？塞上一犁春雨。烟柳拂清波，抹抹柔唇轻语。如缕，如缕，乡梦朦胧几许。

(二)

试问春回何处？田野山桃初吐。晓露染轻红，灼灼风华几许。如诉，如诉，燕约莺期休误。

(三)

试问春回何处？看取田间苍鹭。水暖尔先知，欲与晚霞共舞。争睹，争睹，戏水翩翩如舞。

春到塞上

闫关山

人间四月竞芳菲，杏白桃红淑女依。万树和音迷野色，千峰弄影沐春晖。河堤柳绿金鱼乐，苑路花新紫燕归。气朗天清风正好，扬鞭奋进赛相追。

卜算子·暮春

何磊太

前日雨漫天，今时又放晴。桃红杏白柳丝绿，初夏正相迎。登高试望远，残花已飘零。树下无声化作泥，湖水何时平。

本版投稿邮箱 Email: dtyungang@126.com